

YIYUAN FENGQING

艺苑风情

马国亮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YIYUAN FENGQING

艺苑风情

马国亮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章祥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艺 苑 风 情

马 国 亮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4 字数 88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76 定价：0.72元

目 录

· 人 物 ·

在郁达夫故居·····	3
重晤戴爱莲·····	7
徐迟不迟·····	13
探索与创新·····	19
卓别林在上海·····	21
怀念司徒乔·····	29
士林一老·····	36
书法家张正宇·····	41
小时了了·····	45
忆斯诺·····	49

沈园抒感·····	56
由陈查理的风波想起·····	60
鲁迅与《良友画报》·····	63

• 画 廊 •

杭州看红叶·····	73
画廊漫步·····	77
真与伪·····	82
封建兼法西斯·····	85
且说漫画人像·····	89
黄永玉谈毕加索·····	92
灿灿者未必是金·····	96
“我用我法”·····	100

• 乐 厅 •

从音乐厅出来·····	107
柏辽兹及其《幻想交响曲》·····	112
德彪西其人·····	119
略论鼓掌·····	130
为唐诗谱曲的马勒·····	134

简朴与浅薄.....	146
“旁若无人”赞.....	151

• 书 架 •

文明的胜利.....	161
《良友画报》第一期.....	166
且说笑话.....	176
买书和读书.....	182
读书与沉思.....	191
浪费了的笔墨.....	195
附 记.....	200

· 人 物 ·

在郁达夫故居

从上海往杭州玩了两天之后，同行的忽然建议到富阳去，然后沿江而下，看看富春江景色。说走就走，第二天我们便坐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汽车，到了富阳。

在上海时，我们已听说叶浅予、王人美夫妇和郁风都从北京到富春江写生去了。于是一到富阳，便打听他们的下落。打听的结果是，他们都到七里泷去了。正当我们在饭馆吃午饭时，郁风的堂兄弟、已故名作家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和夫人都找到饭馆来看我们了。饭后被邀到他们家小坐，喝用富春江水泡的杭州龙井茶。

这间坐落在春江路的房子，也就是郁达夫的故居。郁达夫是在这间房子里诞生的。从来著名的艺术家、科学家或是什么家的诞生地，儿

乎都是很朴素的。郁家也不例外。在一条窄窄的街上的一列短垣里面，跨过一个小天井，就是一间两层三开间的旧式房子。当中的一间是个小客室。短墙外面上方，还可以看到依稀可辨的“勿许标贴”四个字。这是郁达夫年青时的手迹。在那动乱时代已经给人刮过。但几十年来，这四个历经风雨的字，虽然模糊却仍然倔强地显示在人们的眼前。

我们坐在陈设简单、粉刷得雪白的小客室里闲聊。郁天民热情而健谈。音容笑貌，都使人想起当年的郁达夫。目前他正在整理他父亲的遗作，包括各种文稿、诗稿和书札等，准备交付出版。

客室的左方挂着郁达夫自书的一副对联：

绝交流俗因偷懒

出卖文章为买书

字和内容，都显示出作者本人的飘逸性格。我们的话题随又转到客室右方挂着的条幅上面。这是鲁迅写的那首著名的《自嘲》。天民说，那天（按《鲁迅日记》所记为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

日)郁达夫请兄嫂郁华夫妇吃饭,其中作陪的有鲁迅和柳亚子夫妇。席中鲁迅对达夫说,他得了两句诗: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达夫听了连声叫好,不禁赞赏地说,你真交了华盖运了。饭后鲁迅把全诗写出。柳亚子便说,这诗该送给我了。一星期后,鲁迅依约给他写成条幅,还跋上“达夫赏饭,闲人打油,偷得半联,添成一律,以请亚子先生教正”等语。“偷得半联”,是指当时达夫说的交华盖运一语。天民当时尚幼,这些事是郁华夫人后来告诉他的。说法似与一般传闻颇有不同。郁华夫人即郁风的母亲。

谈到诗,天民说他又搜集到达夫的遗作四百多首,准备辑成专集。因想起一九三四年左右,郁达夫曾写赠给我一张条幅,是题为《送友人之广东》的一首诗。原件在日军侵沪时已散失,诗却至今未忘。乃随口念给天民听。他听后说集子里还付缺如,因即录出给他:

别酒淋漓醉不辞,春风杨柳雨丝丝。
海天若有行人便,庾岭梅花送一枝。

郁达夫才气横溢，所写旧体诗不刻意雕饰，清新隽永，潇洒秀逸。太平洋战事发生后，达夫正在东南亚一带化名为商人赵廉，暗中积极从事抗日活动。由于侨奸洪某的告密，受当地日本驻军的注意。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日本宪兵害怕他们在华的暴行为郁揭发，竟于八月底将其逮捕，随于九月十七日在印尼的丹戎革岱将其秘密杀害。殉难时还不到五十岁。假使他能活到今天，他将无疑地会给我们更多的作品，更多的诗章的。

因为同行的赶着要看富春江的沿岸风景，下午三时便在江干和天民握别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我倚在船舷凝望着滔滔江水，心里却记望着春江路那一座朴素的房子和它从前的主人。

“便欲扬帆从此去，长天渺渺一征鸿。”这是郁达夫遇难前所写的一首诗的末两句。想不到他从此一去，竟再没有回到祖国，回到他的家园！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

重晤戴爱莲

一天晚上，我到郁风家里，看她新近写生归来的作品，没想到同时却遇到了多年没见的戴爱莲。她当天刚从北京到达上海，准备接一位英国舞蹈家到北京去。

这些年来，长期没见到的朋友一旦相逢，都不免有劫后余生、在极度快慰中掺杂着一刹那心酸的感觉。但是，主宰一切的毕竟是重逢的欢乐。她望着我，调皮地在我手心轻轻打了一记，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，“还是老样子，就是头发少了些。”

至于她呢，坦率、健谈，也还是老样子。虽然上了年纪，记忆力并不比年轻时差。她提起三十多年前在成都演出时，我的妻子给她弹过钢琴伴奏；在灌县旅行时，也搀过她走过那条摇摇

晃晃的铁索桥。一向性格倔强，并且能够用脚尖在舞台上翻着各种舞姿的戴爱莲，在这座高悬半空，下临滚滚激流的铁索桥上，却吓得如她自己所承认的，“腿都软了，一步也不能走！”

于是在第二天晚上，她便到我家里来作客，好和当年曾给她伴奏，搀她过桥的旅伴一起话旧。

她的话就象滔滔江水，流个不完。仿佛要把过去十年的苦难，以及此刻的欢乐一齐倾泻出来。我望着这个四十年前从异国归来时还是个年轻姑娘的她，在走过一段长长的复杂的生活历程之后，今天看来，已变得比较成熟了。我说“比较”，因为直到今天，尽管她到了祖母的年龄，却还不时流露着稚气和天真。

这个在南美洲生长，在英国学习芭蕾舞的戴爱莲，一九四〇年的时候，连祖国的语言还不会说，却不知怎的忽然动了怀念祖国之情，辞别父母，一个人独自经伦敦到香港来了。她住在姨母家里。情况并没有她原先想象的那么愉快。她找不到一个可以和她谈艺术、谈舞蹈的人。她孤独、苦闷、寂寞，而祖国又在烽火连天中。她甚至想回南美洲去了。唯一使她排除苦恼的是

每天练功。香港有的是跳舞场。这些晚上灯红酒绿，醉舞狂欢的场所，白天便荒寂无人。爱莲就利用这些地方练功。一天上午，正当她排练以肖邦的一首序曲编成的舞蹈节目的时候，我认识了她。随后几乎就在同一天，我把她介绍给和我经常在一起的、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们。艺术象一块磁铁，一切和它有关连的人立刻被吸附在一起。就从这一刻开始，爱莲便成为我们这一伙的一员了。她打消了回南美洲的念头。

那时候，我们当中谁开绘画展览，其余的人便给他布置会场，在报纸上写介绍文章；谁编了刊物，大家就给他写稿子，画插图；戴爱莲演出芭蕾舞，大家便给她张贴海报，推销票子，在台上照明，在台前拉幕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侵占了香港，我们又一同逃离香港，先到了澳门，然后转到抗战的大后方。全国解放了，戴爱莲欢天喜地到了北京，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大军中去。

边喝着咖啡，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谈到“四人帮”。我问她，“江青对你怎样？”

“她吗？”爱莲耸耸肩，然后好玩地笑了，“这

家伙开头我一点也不认识她。一天，听说有个首长要到我们的单位来了，我得到门口去迎接。我接进来一个女人。这女人坐在我身边，指手划脚地说了一通。我送走她以后，人们问我，你晓得这是谁吗？我才知道这就是江青。”

可是往后的事情就不那么好玩了。

还在抗战胜利前后，爱莲走遍了川黔滇桂等地方，到处发掘和整理我们的民族舞蹈，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。她学的是外国芭蕾舞，却念念不忘发扬祖国的舞蹈艺术传统。一次她看了江青自诩为她“精心培育”的《红色娘子军》之后，说了句它里面的舞蹈还缺乏民族风格的话。这话当然不会不传到江青的耳里。不放过任何人的江青，在她折磨残害了许多艺术工作者以后，终于轮到戴爱莲身上来了。一天，江青对她的左右说，“怎么还没有动戴爱莲？”从这一句话开始，爱莲便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审查、交代、批斗，都有她的份。起初说她是特务，而后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。她被撵出了学校。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她象游方僧那样，东挂单，西挂单。“谁家不怕收容我的，我就去临时搭个铺。”她添上一句，“我这是打游击！”她爽

朗地笑着，“四人帮”难不倒她！

“现在呢？”我们随口问下去。

“现在我可阔气啦！”她笑得更欢，“国家给我配了一间很大的房子！”她笑，不是为了自鸣得意，不是为了炫耀。她感到变化的差距——从无家可归到住上大房子而好笑，她觉得“四人帮”的枉费心机而好笑。

爱莲不是个对生活高要求的人。毋宁说，她是能够过艰苦的生活安之若素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很少听到她埋怨生活。太平洋战争使我们羁留在澳门等待进入内地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每天吃的多半是山芋饭，或是面包上涂乳腐。吃了多天以后，谁都觉得有点倒胃口了。可是爱莲还是说乳腐好得很。用她当时的话说是“Chinese Cheese。”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我们有一对朋友夫妇都无端被关押起来。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的照顾，在街头流浪，捡垃圾箱。爱莲知道了，立刻从她自己被克扣得够微薄的工资里，分了一部分给那个可怜的孩子。事后孩子的母亲对我提及这事的时候还热泪盈眶。

但爱莲不是温顺柔弱的人。她自信、倔强。